

刻

世纪

一张财经报纸和她的世纪梦想

21世纪经济报道
21st Century Economic Herald
The 10th Anniversary
主编

刻

世纪

一张财经报纸和她的世纪梦想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创世纪：一张财经报纸和她的世纪梦想 / 21世纪经济报道主编. — 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1.12

ISBN 978-7-5491-0253-2

I. ①创… II. ①2… III. ①报纸—新闻事业史—广州市 IV. ①G219.24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98944号

创世纪——一张财经报纸和她的世纪梦想

21世纪经济报道 主编

出版发行：南方日报出版社

地 址：广州市广州大道中289号

电 话：(020) 83000502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广州市岭美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4.25 彩插0.375

字 数：380千字

版 次：2011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88.00元

投稿热线：(020) 83000503 读者热线：(020) 83000502

网址：<http://nfdaily.cn/press/>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21世纪经济报道》的头十年，是精彩的十年，胜利的十年，一纸风行，匹马当先。

下一个十年，希望《21世纪经济报道》坚持改革创新，不断开拓进取，办成中国的《华尔街日报》，继续领先中国的财经类媒体。同时，积极向全媒体转型，把《21世纪经济报道》办成中国乃至世界最有影响力的财经媒体集团。

A stylized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be '张维' (Zhang Wei).



10年前，
一群年轻人满怀新闻理想和产业抱负，
共同创办《21世纪经济报道》，
立志和加入WTO的中国一起成长。从周报到日报，
从一张报纸到一个报系，他们见证并参与了
中国融入全球化的深刻变革。
这本书就是这段历程的生动记录。这本书也是精彩的财经媒体案例教科书。

江艺平



丘克军

序一

一张财经报纸和她的世纪梦想

时光倒流三千六百五十天，
当人类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公元第三个新的千年，
南中国有一群新闻圣徒，
打造一只“诺亚方舟”，
承载着“那些与生俱来的光荣与梦想”，
奔向理想的岸边。

时光倒流三千六百五十天，
新世纪的第一缕曙光，
洒满凌晨出生的《21世纪经济报道》的笑脸；
这时中国正在与世界谈判，
“我们的梦想就是国家的梦想”，
这份报纸的诞生，
正是中国WTO元年；
这份报纸的命运，
注定与中国和世界一起脉动，
与21世纪同行向前。

时光流经三千六百五十天，
积跬步，
以至千里；
积小流，
以成江海；
精于道，
新闻专业化；
行于广，
新闻全球化；
别无选择，
惟有“以深度新闻为纲”，
惟有“中国道路，全球价值”。
强身壮体，
可得永年。

时光流过三千六百五十天，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生生不息。
一群新闻圣徒的十年，
成就了“中国商业报纸领导者”的梦想。

时光流过三千六百五十天，
人类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
探路者仍在寻找“伟大”的路径，
追梦者仍在追问世界的“中国主张”；
“诺亚方舟”仍在前行，
“那些与生俱来的光荣与梦想”一定会实现。

(作者系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党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

谁说少年不可以



沈颢

2001年1月1日,《21世纪经济报道》创刊,我在这儿工作,那年我29岁。
2010年,《21世纪经济报道》十周年,我在这儿工作,我39岁。
回过头来看,这些数字之间似乎有种脆弱的隐喻。
按儒家传统的经验,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人这样,人在做的事情也应这样。

这是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但事实上,我真能疑而不惑吗?
肯定地说,不能。

这张报纸呢?按理说,十年的磨炼足以让它井井有条不急不忙,但它能够吗?
或者说,我们真能接受一份“四十不惑”的报纸吗?它与这个时代的对应关系是什么呢?

从阅读的角度来说,每个人都在发明报纸。同一份报纸,没有完全一样的阅读方式。
报纸不应该只是信息的集散地。我们试图赋予它一些意义,收获一些信任。
书写,辨伪,正义,我们说好报纸要有这样的功能,事实上,我们也这样做去。
因观察而书写,因比较而辨伪,因思考而正义。已经十年,铁棒尚未磨成针。

我总觉得做新闻的人都是永远的少年,好奇、热血、勇敢。
很多人会说,《21世纪经济报道》不应该只这样啊,它更应该散发出人类智性的光芒。
说得对啊,但是,谁说少年不可以?

想造一个词,叫“中少年”,人入中年,仍怀少年之志。像我这样的。
以中少年的名义,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混迹于以青年人为主的21世纪报社了。
青年人,你们说呢?

(作者系21世纪传媒总裁CEO)

目录 Contents

序

- P003 丘克军 一张财经报纸和她的世纪梦想
P005 沈颢 谁说少年不可以

21 方法论

- P002 张翔 报纸评论与中国公共领域的结构
P012 王云帆 中国财媒的重型化走向及新一代财经记者的历史机会
P018 吴伯凡 行业远见对财经记者的意义
P024 马腾 日报与电视在突发性新闻事件中的优势比较
P027 金城 如何建立人脉资源网络和数据库
P031 陈晨星 开始前，先问五个问题吧
P034 郑小伶 纪念一场“媒体围剿”
P038 王玉德 新闻逻辑与商业逻辑
P044 谭昊 好稿之道：器质与气质
P052 丁秀洪 新闻写作二十忌
P059 吴雨珊 让政策性报道兼具深度和阅读快感
P064 左志坚 中国道路，全球价值
P067 左志坚 特稿：调查如何彻底
P072 杨琳桦 十面埋伏过，孤独感不赤裸
P080 罗小军 引领与超越 中国与世界2.0
P090 代波 编辑三宗“最”
P096 于晓娜 香港，那些做“财经狗仔”的日子
P098 吴雨珊 我曾为伊狂

- P103 冯启若 经济大势与财经新闻叙述策略的互动关系
- P108 徐锋 我的过客，我的版
- P113 刘振盛 新闻的文本如何“性感”
- P115 袁一泓 地产的话语权
- P118 王晶 与“先进生产力”们共勉
- P121 王世玲 “公共政策”新闻炼金术
- P127 朗朗 新闻“贫矿”中成长的发稿机器
- P129 马晖 我与李显龙：一个关于爱马仕领带的故事
- P133 周斌 老兵不死，老兵只是换了战场
- P137 孙伶 时尚只是浮云
- P139 汪生科 政经新闻纸的粘性
- P145 陈晨星 “国务院会议”与“部委攻略”
- P148 叶建国 目光向下的找寻
- P151 范利祥 区域报道：无法停留
- P153 范利祥 瞧，那些“市长粉丝”们
- P155 赵忆宁 没有人能读到明天的《21世纪经济报道》

编辑部的故事

- P160 符定伟 值班备忘：那些渐被遗忘的常识
- P163 夏日 21世纪的城堡
- P165 杨磊 再不回忆，大家都老了
- P170 张凤安 21断代史：圣徒的黄昏
- P175 丁秀洪 我的“大学”
- P179 付玉 我不是那个祥林嫂

- P184 董明洁 露水富贵与八脚猫
- P186 周斌 人生若只如初见
- P188 张勇 关于过去，关于未来
- P191 程东升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无法放弃
- P193 杨颖桦 夜夜夜夜
- P196 王传晓 与理想无关的日子
- P198 俞凌琳 记者的“关系学”
- P200 何芳 四枪拍案惊奇
- P206 文静 我为什么乐此不疲
- P209 贾海峰 稿王前传：不能忘却的理想岁月
- P212 孙小林 人气王孙小林
- P216 杨琳桦 此地无人生还
- P221 陈龙 当浮一大白
- P223 衣鹏 那些在贵报遇见的人
- P227 丘慧慧 写给少年《21世纪经济报道》
- P231 梁钟荣 21的4年流水账：那些闪亮的日子
- P234 王志灵 我想和我的青春谈谈
- P237 吴红缨 煎熬出动人时刻
- P241 徐炜旋 新闻班往事
- P245 朱益民 在21，我抓住了青春激情飞扬的尾翼
- P249 姚伟 二进山
- P251 陈小莹 致贵报：4年的暗痒将痒和痒
- P254 田新杰 将21世纪进行到底
- P258 唐学鹏 误解
- P262 邓林奕 十年：关于10个人的记忆碎片
- P270 徐恺 致一百年后的你

- P272 段晓燕 找到自己
- P274 王瑾 本·拉登的故事
- P276 张建 无关成长 有关痛痒
- P279 范璟 21世纪经济宝岛简介
- P281 张友 那些渐行渐远打鸡血的人
- P283 胡颖 十年梦想，吾之十愿
- P285 卢爱芳 科技无罪
- P287 伏昕 站在十年的尾巴上
- P289 曾航 受人尊敬，并偶尔让人羡慕
- P291 杨颖 我的“贵报”生涯
- P294 赵萍 老兵新传
- P296 杨瑞法 岁月如歌 再铸辉煌
- P298 邓瑶 我的实习生涯
- P301 徐万国 新闻“上山下乡”

十年问道 其命维新

- P307 沈颖 思无邪
- P310 刘洲伟 彼岸
- P313 陈东阳 在路上
- P317 李戎 “创”世纪
- P320 刘晖 下一个十年：哥伦布要去哪里
- P326 刘冬 那些花儿
- P330 郑小伶 贵报十年
- P333 王云帆 这里有玫瑰，就在这里跳舞吧

- P337 金城 三段金
- P341 马腾 易碎的十年无踪影
- P343 代波 十年
- P346 符定伟 凤者，风
- P350 张逸之 自由的框架
- P353 胡娟红 长镜头，分镜头和一个文艺女青年的十年
- P357 李刚 两次“空降” 七年之痒
- P360 曹莲英 我生在21最早的一片世界
- P363 姜岚 21于我，如一段两性关系
- P368 顾蓓 那些迷人的往事

编后记

- P371 丘克军 十年的辉煌与一年的编撰



报纸评论与中国公共领域的结构

在一个市场化国家，媒体与国家政治权力发生了一种配合。这种相互配合不是管制的逻辑，而是一种市场的逻辑。如果不顺应市场潮流，媒体发展就会受到影响。网络的普及在短短时间内改变了中国的公共领域的构成，使得它的主要力量不仅包括有专业的、表达力量强的知识人群，而且还包括了各个社会阶层的群众。然而这些讨论不仅涉及面广、参与者众，而且往往分歧严重。

一、西方公共领域的结构及转型

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这个词从德国当代哲学家哈贝马斯那里开始广为运用。特别是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之后一段时间，公共领域成为一个热点问题。谈论它的人们多注重公共领域的一个方面的特征，那就是，国家和公共领域、国家和社会之间存在一种对立性和批判性的关系，社会对国家权力有一种制衡甚至是革命性的作用。人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有其政治含义。

学林出版社1999年曾出版哈贝马斯的博士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做媒体的可以拿来读一下，会很有启发。他认为，公共领域的产生与发展内在于资产阶级或者说市民阶层发展的历史进程。它随着资产阶级的出现和形成而逐步形成，最初，咖啡馆、印刷业等等各种媒介形式组织构成了一个个公共空间。这些公共空间在资产阶级反对王权和争取自己的统治地位的斗争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封建国家和市民社会二元对立的情况下，公共领域是资产阶级面对封建王权、国家权力的一个便利的中介。这个时候，社会独立于国家而存在，市民阶层有实力与衰落的王权叫板。

今天大家喜欢讲公共领域，主要是希望它能成为市民阶层独立于国家权力、制衡国

家权力的一个力量，一个设置。这也间接地表达了在国家体制中获得相对独立空间的希望。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中，人们希望报纸与其他公共媒介所置身其中的公民社会，与国家权力有一种对话、制衡。美国的前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前些天来中国西北部视察时说，中国一定要更加发展公民社会。《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报纸的评论也经常说，中国要有一个公民社会。这都是在说，在目前的国家体制内部，要有一个独立的声音出现。这就是市民社会和中产阶级的产生。这也是好些新闻人做报纸的一大目标，就是要创造一个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的声音。

接下来我们看，在资本主义逐渐在欧美占据主导地位，资产阶级逐步成为西欧社会的领导阶层之后，公共领域发生了什么变化？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资产阶级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这个社会、公共领域还会继续反对国家和政府吗？在市民阶层掌握国家权力之后，按照以自由民主为原则的法律体系的要求，国家权力其实就是市民阶层自己用选票选举出来的；既然是自己选举出来的，那么公共领域也就不再有面对封建王权时的那种革命性的诉求，更多的是批评性的制衡。而且这时的制衡，并不是所有公共领域联合在一起来制衡国家权力。西方民主制社会，大体而言也按政党的分立而成为互相意见对立、利益对立的两个或几个政治群体，这时主要的制衡关系并非在公共领域与国家权力之间，而是在公共领域内部。公共领域内部分化出的几部分互相顶牛，互相制衡。比如在美国就是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驴象之争，美国的报纸，《华尔街日报》偏共和党，《纽约时报》偏民主党，一个表现就是《华尔街日报》与《纽约时报》之间的相互批评与制衡；而至于《华尔街日报》对目前执政的共和党的批评，大多都是打是疼骂是爱，小骂帮大忙。这样看来，在市民阶层掌权之后，国家权力反过来怎样处理与社会或者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还要根据现实状况来重新思考。

在2005年10月18日新加坡的《联合早报》上，《书城》杂志的长期作者于时语写了一篇《美国媒体的政治角色演变》，分析了美国在“9·11”、新奥尔良飓风灾难后媒体的角色变化。“9·11”之后，布什的新保守主义政府说，美国受到了敌人的威胁，所以美国人必须团结起来，要爱国，要去打击我们的敌人。这使得美国国内的爱国主义情绪逐步上升。布什发动了伊拉克战争，把朝鲜和伊朗等国家列为邪恶国家。这时候，对布什的任何批评都被视为对国家的挑战，当时好些批评政府的媒体人都被炒了鱿鱼。在前年总统大选时，美国的自由派抨击布什在搞一个邪恶帝国。知识分子认为他的很多措施压制了自由，他们在大选的时候都支持克里，但美国的土老百姓大都支持布什。后者觉得布什很有力量，能够为美国人民说话，能够在全世界打击危及美国的敌人，维持美国领导地位和国家利益。但是在爱国主义这个问题上，即使民主党也必须和共和党保持同调，否则它的政治前途就会彻底完蛋。这和自由主义者爱好民主和自由，反对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有点不同。美国政府并不直接禁止报这报那，而是用了一套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



态。美国媒体发表文章来支持布什政府，与政府之间有密切的互动。民主党是共和党的反对党，都不可能去批评政府。一直到飓风灾难之后，美国媒体才开始大模大样地批评布什政府。因为飓风灾难是发生在国内的事件，而且布什政府的确做得比较差劲。

再来分析一下日本新闻界。国内介绍日本媒体状况的文章很少，实际上日本的媒体有很强烈的政治色彩。中国的民族主义很厉害，日本的民族主义也非常厉害。小泉现在是很强势的领导人，日本是保守右翼当道，它的确不仅在国际政治而且在国内政治上与美国保持了某种类似的调门。

一般说来，《朝日新闻》偏左，《读卖新闻》、《日经新闻》偏右，后两者是比较附和军国主义倾向，对华采取强硬态度的媒体。日本媒体如何受到国家权力和市场的影响呢？举例来说，小泉就绑架事件等问题访问过朝鲜，引起很大轰动，但不久形势即被逆转。朝鲜研发导弹与核武器的传闻升温后，《读卖新闻》和《日经新闻》就会反复强调朝鲜的导弹很厉害，对日本多么有威胁，朝鲜领导是多么荒淫，等等。于是，不仅报纸反复刊登相关报道和评论，而且《读卖新闻》和《日经新闻》这些都是多元化媒体，有自己的电视台，电视台集中在上午时段反复播放有关朝鲜的种种臆测性消息。这个时段是不上班呆在家里的日本主妇收看的时段，收视率比较高。这使得本来就比较雄厚的民族主义心理基础在威胁感之下更加加深。这样，在市场影响出现后，《朝日新闻》就感觉到一种压力，如果不谈朝鲜威胁论的话，报纸销量和电视台收视率就会很受影响。这时，它也就开始了转变。

在对华态度方面，比如中国2004年的中日足球赛，以及中日其他方面的一些摩擦，随着日本政府采取的政策调整，面对国内民族情绪的高涨，《朝日新闻》也会由于对市场的关注，开始有所转变，尽管它还是声音比较多元。容易理解，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军事大国，对一般日本人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愿望。不过他们会认为中国和韩国对日本构成了压制，会认为中国和朝鲜是个威胁。以前，《朝日新闻》一定会批评日本政府修改宪法、迈向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做法，但后来其市场受到影响，其立场也不得不发生了变化。所以在日本媒体中出现了一种同质化的倾向。2005年我在孙歌先生的帮助下，曾就此问题采访过日本著名左翼学者小森阳一，他对日本媒体在商业压力之下普遍向右转的趋势感到非常失望和悲观。

从美国和日本近年来发展的例子，可以看到，在一个市场化国家，媒体与国家政治权力发生了一种配合。这种相互配合不是管制的逻辑，而是一种市场的逻辑。如果不顺应市场潮流，媒体发展就会受到影响。在这两个国家，从国家元首到民意机构议会，都是市民社会选举出来的，都很有合法性，任何一家主流媒体都不可能从根本上去反对，否则一般民众必然认为这家主流媒体犯了根本性的政治错误。这是一种国家权力对社会的塑造，社会选举了自己的领导者，这个领导者理所当然会对社会发挥领导性的作用。

当然可以在社会中，在公共领域中，在不同媒体中看到在某一议题上相互反对的声音，但也不再存在作为一个整体的公共领域合力对抗国家权力的状况，而且在事关国家的议题上会产生一种共振，国家和社会之间通过商业逻辑等中间环节会出现一种协调的关系。

拿日本来说，从小泉的立场看来，日本为什么不能成为一个全面的大国？他不顾中韩的感受而采取的一些行动严重影响了中日与韩日关系。日本大公司在在中国有那么大的生意，自然不希望中日关系弄得很糟，但他们在国内的利益是最根本的，部分希望中日政治交往正常化的企业家无力挑战小泉的政治思路。热爱和平和自由的知识分子同样有些无力。好些日本学者非常喜欢讲的一句话，也是在中国很有影响的日本现代思想家竹内好提出的一个重点问题，叫“超克”（超越和克服）民族国家。这是日本思想界反省对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一个思路。有些学者更便捷地认为，最好大家都不要民族国家，这样亚洲才能保持永久的和平。这是一个很善良的想法。三联出的竹内好的一本书就叫《近代的超克》。这一本书里，有篇短文讲“大东亚共荣”和战争的理由，讲日本要通过解放东亚来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条道路失败了，因此就需要把国家的思路都扔掉。欧洲能，为什么亚洲不能？问题是，即使有了欧洲国和东亚国这样的巨型国家，大家是否能够一厢情愿地走向天下大同？在一次会议上，我问几位20世纪80年代从中国赴日后一直呆在日本的学者，怎么才能说服日本老百姓不要日本国？他们回答说，可以，“超克”思想在日本已经赢得了很大的阵地。但现在看来并非如此。日本和美国的自由派学者，渴望自由，觉得国家权力可恶，但日本和美国的老百姓却有受威胁感，希望有个强大的国家权力来保护他们。对于政治家来说，究竟谁重要？当然是给他们选票的多数百姓重要。对于媒体来说，究竟谁重要？当然也是读者重要。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小泉政府和主流的日本大众媒体和民间情绪之间会有这么密切和谐的互动了。这是符合现代政治运作的基本逻辑的。

让我们回到哈贝马斯的思路。哈贝马斯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后半部分谈到了市民阶层的公共领域取得对国家权力的胜利之后的转型。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使得社会与国家权力的二元对立，转变成国家权力以社会为基础、国家权力就是社会选举出来的这么一个格局。这时公共领域在国家结构中的位置和功能必然要发生转型。哈贝马斯接下来讨论了这种转型。知识分子当然希望社会就像当初反对封建王权时候一样，是独立的、生机勃勃的，有很强批判能力的。但哈贝马斯非常遗憾地看到，公共领域的独立性和批判性已经在强大的市场利益诱导下逐渐流失，为了商业利益委曲求全，越来越没有独立性，越来越缺乏批判的能力。如果我们看到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国家与社会的统合，看到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之间竞争的加剧使得每个国家的老百姓都有越来越强烈的受威胁感，就容易理解这样一种趋势了。对于希望和平和自由的知识分子来说，这种趋势是非